

本足
蘇
耑
泉
全
集

大東書局印行

蘇老泉全集

卷十一 書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

蓋古者非用兵法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匯爲洪波，潏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

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習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

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太宗躬縶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於兩河之壩，縣官口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賄賂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

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

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棘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谷

其若其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不宣。洵再拜。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若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

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

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

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甯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

曩者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

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

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常，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一始不可制，制之在末。一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貴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

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濫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捷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

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

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為人憂乎哉？

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怙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慮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饑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不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

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

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於世俗，日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厚，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薰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鬻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

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一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

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搦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

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慙感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

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

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

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况以與三公爭哉？

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卷十二 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切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

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

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璋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有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幽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詔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旣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每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別，時復內顧，自

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爇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况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闕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

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况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

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旣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慚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上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快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輟，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共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耶？

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讀及申公事節，最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

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熟，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嘗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旣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以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

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繆，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行道乎？旣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

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尙遠，唯千萬爲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棄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叮嚀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

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

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爲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迫，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

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曰：「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耶？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唯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

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發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

不舉；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

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士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直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實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爲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

洵有二子，軾、轍，齟齬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旣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全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尙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焉無所告訴。

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愛，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旣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一旦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

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昏黑而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東薪，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

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至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

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一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油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輒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况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卷十三 書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彼不爲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

凡人爲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髻鬚耳。自此以下者，皆勞勩苦骨，摧折精神，爲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

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

洵久爲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疎強，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顧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湯沐，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法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其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

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

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

今者先帝新垂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

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卽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思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

竊是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殯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

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所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

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旣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

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顧。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

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

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俛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

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建任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

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睽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

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尙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齒日益老，尙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其後每思至此，卽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尙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

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尙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病有瘳，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爲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

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答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論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爲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

嘗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爲，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爲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爲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祇以爲笑。久居閒處，終歲幸無事，昨爲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爲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爲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爲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持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旣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

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於後。

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况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為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倉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嬾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

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臥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留不鹵莽，常以為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贊疾，惟君侯一人獨為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耶？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囑，辦於朋友，令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閣下之所在，弊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

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驚得明矣。

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饑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尙，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至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至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

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授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卷十四 譜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取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

昔者洵嘗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

趙郡蘇氏，以爲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及承叔題劉氏碑後，不具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所著代也。有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情見乎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一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甯。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新

子祈

無嗣

子仕

子福

子宗

子昭

子惟

子垂

黃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

子禮

子暉

子昭翰

子宗瓊

無嗣

子文質
子文圭

子宗藝

無嗣

子佚

子漸

子浩

子沆

子渭

子惟德

子惟善

子瑗

子珩

子垂則

子垂範

子垂正

子駿

子昭遇

無嗣

子士宗

子士嘉

子士寧

子士良

子士能

子士元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暎

無嗣

子祐

子宗鑑

子昭玘

子文寶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祐，
不仕，娶
李氏，享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年五十

子惟吉

子允滋

四七月

子昭越

無嗣

卒。

子宗晏

子昭

子哲

三十日

子宗昇

子德榮

子理

卒。

子瑜

子德升

子淳

子舟

子德元

子汶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為參胡；次曰錢，為彭祖；次曰來，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已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

| | | | |
|-------------|---------------|----|----|
| 子諱泉 | 子諱序 | 子澹 | 子位 |
| 不仕，娶宋氏，享年五十 | 仕至大理評事，娶史氏 | 子洵 | 子倫 |
| 一六月八日卒。 | 享年七十五，五月十一日卒。 | | |

| | | | |
|-----|-----|-----|-----|
| 子宗昆 | 無嗣 | 子慎言 | 子慶昌 |
| 子德 | 子子勳 | | 子復圭 |

子澄

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一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一其後曰建家於長安社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

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

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

宗。其繼備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一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

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狀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宣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井州刺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井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井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旣爲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

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斨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祐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自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爲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冕，輕俠難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疎皆敬愛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違官爭棄其田宅，以入觀，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爲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爲我調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一笑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棄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嘗得之先子云爾。」

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爲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爲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有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收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爲己，而厚於爲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皆敬，人以爲諂，及其見田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爲怪。外親雖

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吾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一敝衣惡食，處之不取。務欲以身處衆之所，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爲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饋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肯受。力爲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爲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澳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

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爲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爲大宗之法云爾。故爲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爲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

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

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

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旣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願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謙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慚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

子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子曰：「然。」乃記之。

卷十五 雜文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人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

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前，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歛，未墮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沓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

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予。公謂西人，容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闈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

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一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

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澗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

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子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一是爲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予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於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斲鬻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

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村，以及於斧斤出於淵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斲，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竈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爲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而作亭於其上，又鑿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閱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空溢以瀾，斂以爲井，可食萬夫。汲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荊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髮紅顏，謂公方壯。

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牆破紙爛，兵火所燒。至於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鏡千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恒下土，莫敢有驕。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飛颺，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裙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羣，妝非今人，脣傅黑膏，唯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遺。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

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泊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濱，滂洶洶，

號怒相剋，交橫網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實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榮者如帶，直者如疑，奔者如飲，跳者如驚，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休馬蹏，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題張僊畫像

洵嘗於天聖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觀，無礙子卦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乃云：「張僊也，有感必應。」因解玉環易之，洵尚無子嗣，每旦必露香以告，逮數年，旣得軾，又得轍，性皆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妄矣，故識其本末，使異時祈嗣者，於此加敬云。

送吳侯職方赴闕序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其始不強而易成；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變。聖人見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有限。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湖之沙礫，而太山之谷，納一石而不加。於是有限。見物橫於空中，首重而末舉；於是有限。見一物之相，形大小之相，盛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權衡者，因爲焉。故度量權衡，家有之而不可闕。至於後世，有作者出，以爲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見吾智。於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欲，水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嗚呼！殆矣！吾見其朝作而暮廢也。

夫不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踏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從，而義存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爲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爲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強之也。強之能以及遠，使人心不忍殺人，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爲仁矣。嗚呼！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殺其身者？然則異世驚衆之行，亦無有以加之也。

吳侯職方，有名於當時，其胸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蹇然，務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爲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爲此官矣哉。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

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

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於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旣仕於朝。銘曰：

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奮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洗洗戢戢，滿眼蝼蝥，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瞻瞻其帷，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未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譁，子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爲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窮子援，破窗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按，慶曆丁亥，詔策告罷，子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子將北歸，亦旣具船，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塗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一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大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堅凜，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寶喪之，子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臥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

尙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欷歔，姊不永存，後益以疎，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爲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宜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

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尙克來鑒！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反復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吻撫摩，旣冠旣昏，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及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旣薦名，試於南宮；文字焯焯，歎驚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慙慙。嗟子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子少年，遊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之墳，鑿爲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魂今未泯，不日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於亡姪之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園。余旣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旅於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復，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於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別，尙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昊天不弔，禍難荐結。始自丁亥，悲崩地折，先君歿世；次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棄。願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於夫人，亦罹此咎。子喪其妣，婦歿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是？歎嗟傷心，悲不能止！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

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旣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

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

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

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賀歐陽樞密啓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爲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勳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旣無跋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願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爲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爲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謝相府啓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

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慚，蓋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劾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將復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不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爲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於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願，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刑威所加，不賜而熙，不寒而慄，願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思，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卷十六 雜詩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霧霧爲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享，爲我百訴，豈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鳴鳩，穀穀晨號；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誰爲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繫我于廐，乃不我駕；遇我不終，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寧被我傷，寧人不我願。無子我忘。

有觸者憤

有觸者憤，再鑿不却，爲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寶昇我，子欲已我，惡我所爲，蓋奪我有，子欲不觸，蓋索之五？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薨薨伊氓，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爲，蹢躅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蟬。羞驚不時，晉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貴子之深，期于于賢。

顏書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爲是魯公寫，遺我不辭。魯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敢言，僞生橫義旗，威震數十郡，連衝四荒夷，新造勢尙弱，胡爲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息真數奇，果兄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奈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鱗，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逸念高誼，惜哉生我晚，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一公屍解，雖見殺而實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不死狀，慰此若歎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子遺，此字出公手，一見

減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紛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棄路岐？况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駸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畫迺應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自相結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巖體端重，安置無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無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應矩規。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好？結束煩墨羈。筆法未離俗，庸手尙敢窺。自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車會百木，斤斧所易爲。團團彼明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尙及斯。因此數幅紙，使我重歎嘻！

歐陽永叔白兔

飛塵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殺，歎魚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颺動槁葉，羣竄迹如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嵩嵩。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搗。

答二任

劖人賤夫子，鳴丘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秦何鄉閭人，曾不爲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習見反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足道，窮居出無車。昨者入京洛，文章被人誇。故舊未肯信，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寄芬葩。道我亦未爾，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髭髭。重祿而意取，思治山中會。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爲山中楂。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谿呀。翫此可竟日，胡爲踏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願爲久相敬，終始無疵瑕。閉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陳景回治園囿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爲休息之館而未果也。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以知余之非戲云爾。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威，恐我後世鄙且愚。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夭扎，衣冠堂堂偉丈夫。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無。聞君厭蜀樂上蔡，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闊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劬。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西川。遠望未及上，但愛青若鬢。大雪冬沒脛，夏秋多蚰蚋。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顏。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澗。經日到絕頂，目眩手足顛。自恐不得下，撫膺忽長歎。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仰面噴雲霞，垂手撫百山。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竭來遊荆渚，談笑登峽船。峽水無平岡，峽山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齋。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欄。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特使險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爛熳走塵土，耳聾目眇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逢塵土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慘然。五噫不復留，馳車走韉轅。自是識嵩岳，蕩蕩容貌尊。不入衆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暎青嶒巒。迤邐見鍾南，岸口蟠長安。一月看山岳，懷抱斗以騫。漸漸大道盡，倚山棧賁緣。下瞰不側溪，

石齒交戈鋌；虛閣怖馬足；險崖摩吾肩；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慳；傲睨駐鞍轡；不忍驅以鞭；累累斬絕峰；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鶩如爭先；或時度岡嶺；下馬步險艱；怪事看愈好；勤劬變清歡；行行上劍閣；勉強踵不前；矯首望故國；漫漫但青煙；及下鹿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留連；遂使十餘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潯；解百金買駿馬；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挹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強烈不可干；餘潤散爲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高僧言；問以絕勝境；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巖谷行欲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度；五嶺望可見；欲往苦不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羣巒；此意竟不償；歸抱愁煎煎；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求與識面；復見山鬱蟠；絕壁橫三方；有類大破鑕；包裹五六州；倚之爲長垣；大抵蜀山峻；巉刻氣不溫；不類嵩華背；氣象多濃繁；吳君穎川秀；六載爲蜀官；簿書苦爲累；天鶴囚籠樊；岷山青城縣；峨眉亦南健；黎雅又可到；不見宜愜然；有如烹脂牛；過眼不得餐；始謂泛峽去；此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著意看。

上田侍制詩

日落長空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強？山大地脉厚；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梁；少年事游俠；皆可荷弩槍；勇力不自驕；頗能啖乾糧；天意此有謂；故使連西羌；古人遭邊患；累累鬪兩剛；方今正似此；猛士強如狼；跨馬負弓矢；走不擇澗岡；脫甲森不顧；袒裼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踧踖不敢當；當之負重責；無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泱泱；右手握麈尾；指揮據胡牀；郡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得此報天子；爲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傅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居家不龍樂，忽忽思中原。慨然棄鄉廬，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昔者倦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閑。堅臥固不起，芒背實在肩。布衣與食肉，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罪愆。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傅侯，願得說肺肝。貧賤吾老矣，不復苦自歎。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邈有念，愴怛難自論。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麥黃滿田。秦民可無饑，爲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填其咽。西番久不反，老賊非常然。士飽可以戰，吾寧爲之先。傅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烽火尙未滅，何策安西邊。傅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偕。念昔居鄉里，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久所陪。拜君以爲兄，分密誰能開。齒髮俱未老，未至衰與頹。我子在襁褓，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爲吏天一涯。我又厭奔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杲難恃，區區老吾儕。况從與君別，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衰病侵骨髓。二子皆已冠，如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目秀且佳。人事知幾變，會合終不諧。昨者本不出，豪傑苦自貽。鬱鬱自不樂，誰爲子悲哀。翻然感其說，東走陵巔崖。不意君在此，得奉笑與談。君顏蔚如故，大噱飛塵灰。我老應可怪，白髮垂兩頤。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賢俊非獨步，故舊每所乖。作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又答陳公美三首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奔諸侯。富時不之知，爲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愆尤。置之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爲羣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千諸田。顧彼二夫子，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彼亦誠自信，誰能卹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遊秦。自固未爲壯，徒爲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白爲渡瀘水，紅旗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平生浪遊處，何者哀王孫？壯士勿讙觀，千金報一餐。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君家本江湖，南行卽鄰里；稅茶雖冗繁，漸喜官資美。嗟君本篤學，寤寐好文字；往年在巴蜀，憶見春秋始；名家亂如髮，琴錯費尋理。今來未五歲，新傳兩盈几；又言欲治易，雜說書萬紙。君心不可測，日夜湧如水；何年重相逢，祇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亂子易中意；茶易兩無妨，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辭囂乞靜得此守，走兔入藪魚投津。徐州絕勝不須問，請問項籍何去？秦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錦游戲欲及晨。霸王事業今已矣，但有太守朱兩輪。還鄉據勢與古並，豈有漢戟窺城闔。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汴水勻。

枯藤生幽谷，感縮似無材；不意猶爲累，剗中作酒杯。君知我好異，贈我的村醅；衰意方多感，爲君當數開。藤樽結如螺，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爲席，白石可爲几；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

送任師中任清江

吾喜尙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奔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邊；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始得縣，翱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天欲翻；浩蕩吞九野，開闔壯士肝；人生患不出，局束守一廛；未嘗見大物，不識天地寬。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去年作邊吏，出入烽火間；儒冠雜武弁，屢與氈裘言。又當適南土，大浪泛目前；胸中芥蒂心，吹盡爲平田；陳湯喜形勝，所至常縱觀；吾想君至彼，胸膽當豁然。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

十年嘗作健爲令，四脈嘗聞愍俗詩；共歎才高堪御史，果能忠諫致戎麾。會稽特欲榮公子，馮翊猶將試望之；船繫河隄無幾日，南公應已怪來遲。

臺省留身凡幾歲，江湖得郡喜今行；臥聽曉鼓朝眠穩，行入淮流鄉味生。細雨滿村蕒菜長，高風吹旆綵船簞；到家應有壺觴勞，倚賴比鄰不畏卿。

從叔母楊氏輓詞

老人凋喪悲宗黨，寒月淒涼葬舊林；白髮已知鄰里暮，傷懷難盡子孫心。幾年贈命涵幽壤，當有銘文記德音；千里緘詞託哀恨，嗚嗚引者涕中吟。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

春入禁城懷舊隱，偶來芳圃似還家。番番翠蔓纏松上，粲粲朱梅入竹花。客慢空勞巖置兕，酒多無用早成蛇。相公猶有遺書在，欲問郎君借五車。

栽松成徑百餘尺，隔徑開堂似兩家。厭事共邀終日飲，渴春先賞未開華。客來庭樹鳴寒鵲，酒入肌膚憶冷蛇。衰病不勝杯酒困，醉歸傾倒欲乘車。

香

搏麝篩檀入範模，潤分薇露合雞蘇。一絲吐出青煙細，半炷燒成玉筍粗。道士每占經次第，佳人惟驗繡工夫。軒窗几席隨宜用，不待高擎鵲尾爐。

卷十七 諡法上

神(一)

聖不可知曰「神」。

新改。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舊法諸說雖多，而不出於此，故取之。

聖(二)

行道化民曰「聖」

新補。

窮理盡性曰「聖」。

夫堯不能窮理盡性，安能行道？古之所謂行道者，堯舜而已；如孔子，則窮理盡性，而道不行者也；故兩著焉。且聖者，大名也；而舊法以敬祀享禮，揚善賊謀，通達先知當之，不足於聖，故皆不取。

賢（一）

行義合道曰「賢」。

新改。賢者，賢於人之謂也；故不可以一行當之。惟其行事舉合於道，而後可以爲賢也。苟以一行當賢行，賢者不可勝舉矣。凡舊法，智而好謀，彰善掩過之類，皆歸之他謚，而以不賢命之。

堯（一）

大而難名曰「堯」。

新改。舊法「翼善傳聖曰堯」。有子可傳，而時無舜，則堯不得爲堯矣。此因已然之迹而論堯者，不可用。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民不知所以名堯，而徒見其堯堯然者，故曰堯。

舜（一）

仁聖盛明曰「舜」。

舜，充也。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康成曰：「舜之言充也。」蓋言取天下之善，以充諸其身云爾。

禹(二)

淵原通流曰「禹」。

受禪成功曰「禹」。

此二者，皆因禹之功以爲義也。

湯(二)

雲行雨施曰「湯」。

除殘去虐曰「湯」。

湯者，滌濯天下殘毒之稱也。

文(八)

施而中理曰「文」。

新補舊法曰：「施爲文，除爲武。」文者，文理之謂也；施而不中理，由未得爲文也。蓋文之爲義廣，古之文王，乃得當之，惟其施而無不中理云耳。下而至於孔文子、公叔文子、仲尼，皆以文許之，是一節中理者也。故觀其諡而考其所以諡而文之大小，乃見蓋行之中理，而可以爲文者，其實不可勝廣也。故取舊法之所謂文，而不害

於義者著之，而後世之君子，苟有施而中於理者，皆可以文論之；雖法之所不及可也。
經緯天地曰「文」。

國語：單子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晉大夫亦云，見明注。）
敏而好學曰「文」。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脩德來遠曰「文」。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

忠信接禮曰「文」。

劉熙以爲本之以忠信，繼之以禮樂，斯爲文矣。

道德博聞曰「文」。

博聞而無德，固不得爲文；有道德而聞不博，亦徒可以爲德，而未可以爲文也；惟道德博聞而後文。

剛柔相濟曰「文」。

新改舊法曰「寬而不慢，廉而不剝曰文」。又曰：「寬立不慢，堅強不暴曰文」。能剛柔相濟之謂也。

修治班制曰「文」。

衛公孫枝卒，其子戍請諡于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

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

貞惠文子。」

武（六）

克定禍亂曰「武」。

保大定功曰「武」。

既以武克敵，又能保有其大，安定其功，此武之大成也。左傳楚莊王爲武者有七德，此其二也。

威彊敵德曰「武」。

劉熙曰：「敵，智也。威而強果，加之以謀，故曰武。」

剛強以順曰「武」。

新改舊法：「剛強理直曰武，師衆以順曰武」并之以此。

闢土斥境曰「武」。

折衝禦侮曰「武」。

成(五)

禮樂明具曰「成」。

新補

刑名克服曰「成」。

劉熙以爲以法加民而民服，治德以成，故曰成。

持盈守滿曰「成」。

詩序言曰：「龜鷺，守成也。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謂成王也。」

遂物之美曰「成」。

通達強立曰「成」。

康(二)

撫民安樂曰「康」。

溫良好樂曰「康」。

溫良懂悌，不擇所處安之，故曰康。

獻(二)

聰明睿智曰「獻」。

獻，賢也。

嚮德內德曰「獻」。

今文尙書云爾。注家皆云「嚮惠德元」，其義不當通，以書爲信。劉熙以爲獻者，軒軒然在物上之稱也；內亦嚮也。人能日嚮於德惠，則爲衆所推仰，軒軒然在上矣。

懿(一)

柔克有光曰「懿」。

今文尙書曰「柔克曰懿，剛克曰伐」。

元(三)

體仁長民曰「元。」

新補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始建國都曰「元。」

劉熙曰：「此元首之元也。」

思能辯衆曰「元。」

思慮能辯衆之所疑，是識其要也，曰元。

章(三)

法度明大曰「章。」

敬慎高亢曰「章。」

出言有文曰「章。」

釐(二)

質淵受諫曰「釐。」

小心畏忌曰「釐。」

釐，福也。樂也。廣也。其質如淵，虛以受諫，與小心畏忌，二者皆深自抑損，以求無過者，此所以受福也。（或作「

儻」以急並同）

景(二)

耆意大圖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今文尙書曰「景，武之力也。」又曰「猶義而濟曰景。」

宣(三)

施而不私曰「宣」

施止其所私，則不廣；不廣，非宣矣。

善聞周達曰「宣」

誠意見外曰「宣」

新補

明(七)

照臨四方曰「明」

詩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猗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晉大夫成鱗曰「心能制義曰度，
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
擇善而從之曰比，
經緯天地曰文。」此卽所謂九德者也。

任賢致遠曰「明」

總集殊異曰「明」

與我異者，能不疑而總集之，非明者不能也。

獨見先識曰「明」。

譖愬不行曰「明」。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能揚仄陋曰「明」。

察色見情曰「明」。

新補。

昭(二)

明德有功曰「昭」。

劉熙爲能明明德而任之，則有功而昭顯。

聖聞周達曰「昭」。

卷十八 諡法上

正(一)

內外賓服曰「正」。

正不正之相去甚遠，然不正之人，無有肯自服其正之者；如此，則邪正終不可辨也。故舉其効曰：「惟衆人之所同服者，正也。」天下之議，惟衆爲最公；苟其不正，雖有服者，不能服內外。

敬(六)

畏天愛民曰「敬」。
齋莊中正曰「敬」。
夙夜就事曰「敬」。
受命不遷曰「敬」。
死不忘君曰「敬」。
陳善閉邪曰「敬」。

孟子曰：「貴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恭(五)

卑以自牧曰「恭」。

新補。恭之所以異於敬者，恭爲謙恭，敬爲恭敬也。舊法不知辨，故特著之。卑以自牧曰恭。

不懈爲德曰「恭」。

治典不易曰「恭」。

貴難於君曰「恭」。

孟子云，見「敬」注。

既過能改曰「恭」。

楚子審將卒，召大夫而告之，請諡爲虛若厲，以其常喪師于邠也。及卒，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恭，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請諡之。」大夫從之。故後世因以既過能改曰恭。

莊(三)

嚴敬臨民曰「莊」。
威而不猛曰「莊」。
履正志和曰「莊」。

肅(三)

剛德克就曰「肅」。
劉熙曰：「以剛禦下，人畏而明，令故肅。」
執心決斷曰「肅」。
正己攝下曰「肅」。

穆(三)

布德執義曰「穆」。
劉熙曰：「穆，和也。德義人道之貴，能布行之，以此致雍和之化，故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夫惟有於內而見於外，而後可以爲穆也。

戴（二）

典禮不愆曰「戴」。

劉熙以爲戴者，爲民所瞻仰也。典禮不愆，此詩謂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者也。
愛民好治曰「戴」。

翼（一）

思慮深遠曰「翼」。

詩曰：「小心翼翼，」思慮深遠之謂也。

襄（二）

闢土有德曰「襄」。

劉熙曰：「襄，除也。除殄四方夷狄，得其土地，故曰襄。」
因事有功曰「襄」。

烈（二）

安民有功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

桓(一)

克亟成功曰「桓」。

新改舊法曰「克亟動民曰桓，武定四方曰桓。」克亟動民，行惡諡也；武定四方，行善諡也。桓者，剛勇亟切，不害之稱也。不可遂爲惡，亦不可遂許其善，故合之曰克亟成功曰桓。齊桓用管仲刑名之術，以伯天下，而諡爲桓，則克亟成功之故歟？

威(三)

賞勸刑怒曰「威」。(新補)

以刑服遠曰「威」。

強毅執正曰「威」。

勇(一)

率義共用曰「勇」。

晉狼曠爲右，先軫黜之，狼曠怒。其友曰：「盍免之？吾與汝爲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之謂勇，吾以勇爲右，死而不義，非勇也。」

強(五)

和而不流曰「強」。

中立不倚曰「強」。

守道不變曰「強」。

記曰：「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死不遷情曰「強」。

晉太子申生之奔新城，其傅杜原款謂之曰：「死不遷情，強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恭也。」

也。一申生乃死。

自勝其心曰「強」。

新補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毅(二)

致果殺敵曰「毅」。

強而能斷曰「毅」。

剛(一)

強毅果敢曰「剛」。

克(二)

秉義行剛曰「克。」

語稱克伐怨欲，則克者好勝人之謂也。然書有剛克柔克，則克亦能也。舊法如此，故從之。
愛民作刑曰「克。」

壯(二)

勝敵克亂曰「壯。」

武而不遂曰「壯。」

劉熙曰：「志存節義，事有窘迫，功不得成者也。春秋原心，故諡曰壯。」

果(一)

好力致勇曰「果。」

圉(一)

威德剛武曰「圉。」

或作「禦。」

魏(一)

克威撻行曰「魏。」

能威而遠，民所不能測，視之巍巍然，高且大也，故曰魏。

安(二)

好和不爭曰「安。」

非民事賴曰「安。」

定(五)

安民大慮曰「定。」

劉熙曰：「大慮其害，而爲之防以安之，故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大慮慈民曰「定。」

劉熙曰：「不爭小利，務在養全，以安定之，故曰定。」

絕行不爽曰「定。」

追補前過曰「定。」

過而能改，君子以其過爲誤，而以其能改爲出於性也。性固定矣。故從其性謂之定，以爲此乃其人之實也。

簡(四)

治典不殺曰「簡。」

治其典法，使民不犯，以至不殺，簡之至也。

正直無邪曰「簡。」

正直無邪，則事自簡。故記曰：「直道必簡。」

一德不懈曰「簡。」

平易不訾曰「簡。」

劉熙以爲君能平易，不信訾毀，使民易知，則治亦自簡。

貞(三)

固節幹事曰「貞。」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

圖國忘死曰「貞。」

清白守節曰「貞。」

節(二)

好廉自克曰「節。」

謹行節度曰「節。」

白(二)

內外貞復曰「白」。

貞復，謂反覆皆正也。

渥而不緇曰「白」。

匡(二)

貞心大度曰「匡」。

以法正國曰「匡」。

質(二)

名質不爽曰「質」。

中正無邪曰「質」。

靖(二)

寬樂令終曰「靖」。

恭仁鮮言曰「靖」。

舊有作「靜」及「靚」「靖」者，並同。

真(二)

肇敏行成曰「真」。

真誠也。始肇之則敏，終行之則成；此誠能之者也。故曰：「其肇之敏，而行之不成，斯偽矣。」

不隱無屏曰「真」。

諸家皆云：「不隱無屏曰真，」於義不通。世有書號師春者，載古諡法百餘字，與諸家名同；其一曰：「不隱無藏曰真，」於義爲允，故取之，真與真相近，自誤爾。

順(二)

慈和徧順曰「順」。

和比於理曰「順」。

商(一)

昭功寧民曰「商」。

商，商度也。度有功者而賞之，以寧民也。劉熙以爲漢高帝誅丁公而賞雍齒，卽其事，理或然歟？

原(一)

思慮不爽曰「原」。

思慮恨於中，如泉源也。

夷(一)

安民好靖曰「夷」。

思(三)

追悔前過曰「思」。

謀慮不僭曰「思」。

念終如始曰「思」。

考(一)

大慮方行曰「考」。

考，稽也。稽考其事而後行之，則成，故曰考。

胡(二)

保民畏慎曰「胡」。

胡，老也。與民相保，終老畏慎，故曰胡。

稱年壽考曰「胡」。

此壽考而人安樂之者也。人樂其壽，故從其壽而諡之曰胡。

曷(一)

綜善典法曰「蒿」

蒿明也。

使(一)

治民克盡曰「使」

此能盡民力者也。

顯(一)

行見中外曰「顯」

和(四)

柔遠能邇曰「和」

號令悅民曰「和」

不剛不柔曰「和」

推賢讓能曰「和」

玄(一)

舍和無欲曰「玄」

高(一)

德覆萬物曰「高」

光(三)

功格上下曰「光」

能紹前業曰「光」

居上能謙曰「光」

新改。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大(一)

則天法堯曰「大」

卷十九 諡法下

英(一)

出類拔萃曰「英」

新改。舊法曰：「德正應和曰英。」又曰：「道德應物曰英。」左傳有：「德正應和曰莫。」英莫字相類，蓋誤耳。道德應物，蓋後人因誤所為之也。詩曰：「彼其之子，美如英。」毛彥云：「萬人為英。」行英者，有大過之詞。

也。故取孟子論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以充之。

睿(一)

可以作聖曰「睿」。

新法舊法曰：「家方蓋乎曰睿。」衛有衛聖武公，而見於論法者，惟此。論法有：「衆方益乎曰傲。」衆似家，益似蓋，但不知傲何由爲睿耳。家方蓋乎，於睿義亦不遠。睿者可以爲聖，而謂之聖則不可。洪範有貌言視聽思，此五者，人莫不有，人莫不有者，性也。恭從明聰睿，此五者，聖賢則有之，聖賢而後有者，才也。庸義哲謀聖，此五者，各因其才而至焉。德之大成也，故曰可以作聖曰睿。

博(一)

多聞強識曰「博」。

憲(三)

賞善罰惡曰「憲」。

博聞多能曰「憲」。

行善可記曰「憲」。

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憲者，記其善言以爲法也。」

世(一)

不遷則能久久行世。

軍(一)

治典不殺曰「軍。」

治其師旅之法，使天下畏而不敢爲亂，以至於不殺者，是古者爲軍之本意。

堅(一)

磨而不磷曰「堅。」

趕(一)

意深慮遠曰「趕。」

趕者，取其警而後行，深慎之稱也。「趕」或作「畢。」

孝(六)

慈惠愛親曰「孝。」

劉熙曰：「以己所慈惠之心，推以事親，孝之至也。」

能養能恭曰「孝。」

新補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禮志成事曰「孝」。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協時肇享曰「孝」。

幹蠱用譽曰「孝」。

新補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意承考也。」以意承之而已，其事有不可者，亦不從也。

秉德不回曰「孝」。

人有孝於其親，而秉德不同，以陷於患難，不終其養者，世以爲不孝；君子閱之，曰：「是亦孝也。」故記以戰陣無勇爲非孝。何者？恐以不義辱親也。晉周處與賊戰而死，有老母在，賀循論之曰：「孝。」君子達之，然而人必先有孝德也。而後秉德不同，乃得爲孝。如徒曰秉德不同者，是爲貞也，非孝也。

忠(四)

盛衰純固曰「忠」。

臨患不忘國曰「忠」。

推賢盡誠曰「忠」。

廉公方正曰「忠」。

惠(一)

愛民好與曰「惠」。

孔子以子產爲惠人，而孟子亦譏其惠而不知爲政；然則惠者，結愛於人而不知禮者也。

仁(六)

蓄義豐功曰「仁」。

孔子重以仁與人，然其取於人以爲仁者甚廣。商之三仁，去就死生不齊，而皆得爲仁；則仁之爲義廣矣。故其蓄義豐功於前，而引其別於後，蓋亦不能偏舉也。

慈民愛物曰「仁」。

新補。

克己復禮曰「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貴賢親親曰「仁」。

殺身成人曰「仁」。

能以國讓曰「仁」。

智(六)

尊明勝患曰「智」。

鄭夫人叔詹曰：「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言尊有明德者，以勝患也。

默行言當曰「智」。
推芒折廉曰「智」。
臨事不惑曰「智」。
察言知人曰「智」。
擇任而往曰「智」。

慎(二)

敏以敬曰「慎」。
沉靜寡言曰「慎」。

禮(二)

奉義順則曰「禮」。
恭儉莊敬曰「禮」。

義(五)

制事合宜曰「義」。
見利能終曰「義」。

新補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也。」王弼曰：「通物之始者，義不若利；成物之終者，利不

若義。一然則所貴乎義者，取其不役於利，而有所重爲也。

除去天地之害曰「義」。

先君後己曰「義」。

新補。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取而不貪曰「義」。

周(二)

行歸忠信曰「周」。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

事君不黨曰「周」。

敏(一)

應事有功曰「敏」。

信(二)

守命共時曰「信」。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欲以鄭爲內臣，訪於管仲。管仲曰：「父子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乃不許。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出言可復曰「信」。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達(二)

質直而好義曰「達」。

子張問：「如之何斯可謂之達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疏通中理曰「達」。

寬(一)

含光得衆曰「寬」。

理(一)

才理審諦曰「理」。

凱(一)

中心樂易曰「凱」。

清(一)

遠不義曰「清」。

新改。伯夷與其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而孟子以爲清，故云。

直(二)

治亂守正曰「直」。

新改。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蓋以史魚爲過矣。

不隱其親曰「直」。

新改。叔向譏獄，而尸其弟叔魚。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曰義也夫。」蓋亦以爲過矣。

欽(一)

敬事節用曰「欽」。

益(二)

遷善改過曰「益」。

易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取於人以爲善曰「益」。

新改。孟子之稱舜曰：「自耕稼陶漁，以有天下，莫非取於人者；取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孔子曰：「益者

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又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凡所謂益者，皆取於人以爲善之謂也。

良(一)

小心敬事曰「良」。

度(一)

心能制義曰「度」。

左傳成鱗云，見「明」注。

類(一)

勤施無私曰「類」。

基(一)

德性溫恭曰「基」。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慈(一)

視民如子曰「慈。」

鼎(一)

追改前過曰「鼎。」

易曰「革去故鼎取新。」

齊(一)

執正克莊曰「齊。」

輕輶恭就曰「齊。」

劉熙曰「輶亦輕。行輕恭，以就事速疾，使功齊等，故曰齊。」

深(一)

秉心塞淵曰「深。」

溫(一)

德性寬和曰「溫。」

讓(一)

推功尚善曰「讓」

密(一)

追補前過曰「密」

卷二十 諡法下

莫(一)

德正應和曰「莫」

莫然和靖之稱也。左傳成鱗云見「明」注。

介(一)

執一不遷曰「介」

新改。

厚(一)

強毅敦樸曰「厚」

新改。

純(一)

中正精粹曰「純」。
新改。

敵(一)

行見中外曰「敵」。
敵，等也；中外如一之謂也。亦作「毅」。毅，善也。

素(一)

達禮不達樂曰「素」。
記曰：「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

勤(一)

能脩其官曰「勤」。

謙(一)

卑而不可踰曰「謙」。

友(一)

睦於兄弟曰「友」。

新改舊法有「孝而無友」賀琛以友爲朋友之友，易之云耳。

震(一)

治典不殺曰「震」。

治其典法，雖不殺而人自震恐。

禘(一)

治定不陂曰「禘」。

禘，大也。

傲(一)

衆方益平曰「傲」。

居安能戒，此四方所以益平也。

攝(一)

追補前過曰「攝」。

攝者能自檢攝也。

廣(二)

美化及遠曰「廣。」

所聞能行曰「廣。」

大戴禮曰：「行其所聞則廣也。」

淑(一)

言行不回曰「淑。」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革(一)

獻敏成行曰「革。」

平(一)

治而無嘗曰「平。」

嘗災也，罪也。治而無大咎耳，非甚治也。此非平正之平，乃平常之平也。周平王，晉平公，漢平帝，以今觀之，皆非取其平正，則古人以平諡為平常之平耳。惟晏平仲，若取其平正者。然人之情，亦有不肯諡平正之人為平矣，故不取。

懷(二)

慈行短折曰「懷」。

失位而死曰「懷」。

新改。古有晉懷公圉，樂懷子盈，楚懷王槐，皆以失國，而其民悲之，故諡曰懷。未有以能懷來而諡曰懷者，則主人以懷諡爲懷之思懷也。

悼(三)

未中身夭曰「悼」。

肆行勞祀曰「悼」。

肆行不顧，而勤於祭祀以求福，神不顧享，以至天隕；君子以其知欲避禍，而不免爲人所傷，故曰悼。恐懼徙處義同。

恐懼徙處曰「悼」。

劉熙曰：「遇災不能脩德，恐懼徙處以死，故曰悼。」

愍(一)

在國逢難曰「愍」。

或作「閔」。史記魯閔公，宋愍公之類，皆作「愍」，義同。

哀(二)

恭仁短折曰「哀。」

早孤短折曰「哀。」

哀亦悼爾。然悼者，悼其不幸而已；哀者，有所懷思深切之稱也。故未中身夭曰悼，恭仁短折曰哀。早孤短折，所以爲哀者，以其重不幸也。懷義亦同。

隱(三)

違拂不成曰「隱。」

劉熙曰：「若魯隱公讓志未究，而爲讒所拂違，使不得成其美，故曰隱。」

不顯尸國曰「隱。」

懷情不盡曰「隱。」

易(一)

好更故舊曰「易。」

懼(一)

思愆深遠曰「懼。」

聲(一)

不主其國曰「聲」。

強臣專國，君權已去，有君之名，無君之實，故曰聲。

息(一)

謀慮不成曰「息」。

意欲爲之，而謀不成以止，故曰息。

丁(一)

述義不克曰「丁」。

丁，當也。述義而不克者，適丁其時之不臧也。

紹(一)

疎遠繼位曰「紹」。

劉熙曰：「此無它德，以世族當繼先祖之後者，如漢立蕭何後之類也。」

舒(一)

舉事而違曰「舒」。

冲(一)

幼少短折曰「冲」。

野(二)

質勝其文曰「野」。

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敬不中禮曰「野」。

儉(一)

菲薄廢禮曰「儉」。

新改。賀琛舊以儉爲善諡。夫儉而中禮，則不曰儉矣；惟儉而不中禮，乃得爲儉。

夸(一)

華言無實曰「夸」。

攜(一)

怠政外交曰「攜。」

躁(二)

好變動民曰「躁。」
未及而動曰「躁。」

伐(一)

剛克好勝曰「伐。」

靈(三)

亂而不損曰「靈。」
好祭鬼神曰「靈。」
死而志成曰「靈。」

幽(二)

壅遏不達曰「幽。」

君劣臣強，壅遏上下，不能自達，故曰幽。
動靜亂常曰「幽。」

厲(二)

暴慢無禮曰「厲」。
懷狠遂過曰「厲」。

荒(二)

縱樂無度曰「荒」。
昏亂紀度曰「荒」。

桀(一)

賊人多殺曰「桀」。

紂(一)

殘義損善曰「紂」。

煬(三)

逆天虐民曰「煬」。
遠禮遠正曰「煬」。

好內怠政曰「場。」

戾(一)

不悔前過曰「戾。」

刺(二)

暴慢無親曰「刺。」

妄愛曰「刺。」

劉熙曰：「不思賢人，妄愛奸佞也。」

愛(一)

畜於思子曰「愛。」

虛(一)

涼德薄禮曰「虛。」

榮(二)

寵祿光大曰「榮。」

先利後義曰「榮」。

蕩(三)

好內遠禮曰「蕩」。

好智不好學曰「蕩」。

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

狂而無據曰「蕩」。

孔子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

聞(一)

色取仁而行違曰「聞」。

孔子云：見「違」注。

墨(一)

貪以敗官曰「墨」。

晉大夫叔向曰：「己惡而涼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曰賊。」

僭(二)

言行相違曰「僭」。

僭不信也。舊法有作替者。梁晉陵太守止黃侯蕭曄，亦論替。其說亦曰：「言行相違。」蓋僭之誤爲替久矣。言行違其義非替，故正之。

自下陵上曰「僭」。

頃(三)

遺覆社稷曰「頃」。

變動過懼曰「頃」。

劉熙曰：「頃，惑之頃也。若陳不占者也。」

陰靖多謀曰「頃」。

舊法曰：「慈仁和敏曰頃。」其說曰：「民頃而就之也。」敏而敬慎曰頃，己以事人也。古未有善人而諛頃者，晉頃公、齊頃公皆不善人也，則古以頃爲惡諛耳。

亢(二)

高而無民曰「亢」。

知存而不知亡曰「亢」。

易乾上九文言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又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干(一)

犯國之紀曰「干。」

褊(一)

心隘不容曰「褊。」

專(一)

違命自用曰「專。」

比(一)

事君有黨曰「比。」

新改。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非善諡也。

輕(一)

薄德弱志曰「輕。」

苛(一)

煩酷傷民曰「苛。」

愿(一)

弱無立志曰「愿。」

要(一)

以勢致君曰「要。」

新改致讀曰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之致。

潔(一)

不汙不義曰「潔。」

讀作所謂孟子不潔不屑之潔。此謂不以不義爲汙者，惡諛也。沈潔法中，惟有此而已。後人誤以爲清之潔，而妄增之，非也。

蘇老泉全集終

